

陈琦:30年的夙愿

陈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哈尔滨度过的,那时的哈尔滨正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下挣扎着,这给陈琦的青少年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形成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他总想用戏剧或小说的形式描写那一段血泪交加的历史。1950年,陈琦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960年,陈琦与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李维民整理回忆录。陈琦与李维民合作了3年,完成了李维民的长篇回忆录《地下烽火》。这3年,不但使陈琦完全沉浸在庄严的革命斗争气氛中,而且不断地产生创作冲动,总想把那些生动感人的事迹和他从前搜集到的创作素材结合起来写一部小说。

直到1978年,陈琦终于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小说了。在书中,陈琦写出了时代特征和旧时哈尔滨的社会风貌。为了唤起青年时代的记忆,陈琦在哈尔滨住了一个夏天,走遍了要写的大街小巷,找了许多老哈尔滨人谈旧时哈尔滨的风貌、人情,查阅了许多资料。陈琦在作品中还努力塑造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在老一代中陈琦选择了背着沉重包袱的老名士、老官员卢运启,他出身名门望族,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当日寇入侵,大敌当前的时候,他牺牲性命保住了民族气节。在中年知识分子中,陈琦除了塑造王一民、李汉超那样的英雄人物之外,也描写了作家塞上簫的动摇和软弱,党员柳絮影的苦闷和彷徨,名门闺秀卢淑娟的幻想和追求。对日本青年学者玉旨一郎的描写,则是陈琦在研究了冒死为东北抗日联军运送军火的伊田助男等日本反战士的材料,被深深感动之后奋笔写下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除了烈士罗世诚、共青团员肖光义等,陈琦也刻画了卢运启的独生儿子卢秋影。

众所周知,《夜幕下的哈尔滨》经历了数次转型:从一部小说到小说连播作品,再被拍摄成为13集的电视剧,眼下新版《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在央视播出。提到《夜幕下的哈尔滨》,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位是小说的原作者陈琦,还有一位是凭借广播剧和旧版电视剧为广大听众、观众所熟悉的王刚。



王刚:三亿人的聆听

这是一个被坏书、坏电影污染了灵魂的纨绔子弟,是旧时代青年的一种类型。

1982年,陈琦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小小说,他几经思考,把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夜幕下的哈尔滨》。同年5月,《夜幕下的哈尔滨》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小说问世后,一时间洛阳纸贵,两年内共3次印刷。陈琦的名字一时间家喻户晓。1984年,《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改编成电视剧,同年获得电视飞天一等奖。

王刚:3亿人的聆听

1982年的许多个傍晚,一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侧耳倾听着从街道两旁的民居中飘出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他微眯的眼睛流露出惬意,唇边挂着一丝难以抹去的笑意,他正是这篇小说的朗读者王刚。

《夜幕下的哈尔滨》可谓王刚的成名作,那段录制小说的日子令他至今仍难以忘怀——每天在位于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录制广播小说,下班后揣上6元钱的稿酬,骑一辆自行车去和平门烤鸭店吃一份3.6元的烤鸭。一来二去,他成了那里的常客,自然也就有了“专座”的待遇。伙计在得到一句“老

样子”的答复后,便会将一份鸭子、4两饼、一碗汤外加一瓶啤酒端在他面前。从烤鸭店出来,已是灯火初上时分,王刚便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夜幕下的北京”的大街小巷……那种感觉在20多年后依然感动着王刚。据统计,当年小说连播《夜幕下的哈尔滨》在全国拥有3亿多听众。

今年3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电视往事》,以编年体的手法全面梳理了1980年至1999年间我国电视剧的发展和传播史,王刚是这部纪录片的主持人,当播放到1984年这集时,王刚最为感慨,因为片中出现了他首次“触电”的镜头——电视

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说书人”。据该剧导演任豪回忆:电视剧开拍之前,王刚找到任豪毛遂自荐,希望能够出演剧中的日本青年玉旨一郎,但是任豪的心目中已经有了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他建议王刚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说书人”,这也是我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一次突破,这个角色的设置主要为串场,他会把一些关键的语言直接表述出来,在当时还引起了一番争议。

回忆拍戏的过程,王刚说:“我有一个固定的录像房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屋子热得如同炼狱一般,因为拍摄时正值7月末,是哈尔滨最热的时候,我拍戏的房间就在剧组住的招待所里,为了保证光线,要用棉被把所有的窗户遮起来。当时还没有空调,屋里起码40多摄氏度,我记得还有4个大灯烤着我,我还得西服革履。说完一段,工作人员就把灯关上,拿着两台电风扇吹我,因为我是大汗淋漓,又不能擦,否则妆就破坏了,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我在坐月子。”时隔多年,王刚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台词:“我从书架上把《夜幕下的哈尔滨》这本书拿下来,坐定,然后打开,说道:‘哈尔滨的春天,好像是被日本侵略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但现在我拿着这个镜头就想笑,我觉得自己当时有些装腔作势,显得挺假的。如果我现在讲这句话,就会说‘这是1932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谷雨快到了,可哈尔滨的春天,好像是被日本侵略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这样就平实多了。”眼下赵宝刚翻拍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在央视播出,“相对于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看这部剧主要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情结”,王刚如是说。

(王婧)

走进智圣故里 寻访古人足迹

记电视剧《东方朔》主创山东陵县之行

被世人尊为“智圣”的东方朔,留给了人们太多的神话和传说,在电视剧《东方朔》播出之际,剧组主创来到了东方朔的故里——山东陵县,寻访这位传奇人物的足迹。

制片人:陵县变化巨大

剧组一行人来到了位于陵县的文博苑,这里为仿古建筑,青砖碧瓦,红柱黄顶,雕梁画栋,古朴典雅。东走廊南端有一栋双层飞檐六角封闭亭,国家一级文物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坐落其中,该碑系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任平原郡(今陵县)太守时,为迷惑安禄山的使者而书写。碑高260厘米、宽103厘米、厚22厘米。碑文系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撰文,赞颂了东方朔的人品、学识、风格和作风,集颜真卿的篆、隶、楷三种书体于一碑,因此该碑也被人称为三奇碑,即奇人——东方朔、奇文——夏侯湛的赞文、奇书——颜真卿的字。为了欢迎剧组主创,文博苑的工作人员特意将封闭亭的大门开放,使大家可以近距离瞻仰这座国宝。

8年前,《东方朔》的制片人李功达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寻找拍摄《东方朔》的灵感,而今故地重游,令他感慨万千。在东方朔的塑像前,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李功达指着周围说:“8年前我们来到文博苑时,这里还在修缮,今天已经是面貌一新了,这说明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其实不仅是文博苑,整个陵县的变化都非常大。”

程前:心中百感交集

身为东方朔的扮演者,程前对此行的心情是百感交集,“我从知道要来山东,就一直很激动,因为拍戏前我没有来这里,这次终于可以补上智圣故里行了。”刚来到文博苑,程前就一头“扎”进了有关东方朔文物的展室,墙上挂着几幅后人为东方朔绘制的画像,外貌神态各有不同,程前指着一幅东方朔怀抱酒坛、表情落寞的画像说:“这就很像他屡次立功,但不被汉武帝重用时的状态。”还有一幅画像上的东方朔满面虬髯,咧嘴大笑,程前说:“这就代表了这位智圣的幽默和自嘲。”旁边是一张东方朔生平大事年表,程前感慨地说:“如果拍戏之前能看到这张表,我对东方朔的生平会更加清晰,肯定对表演也会有所帮助。”当被问到是否有拍摄《东方朔》续集的打算时,程前告诉记者:“我在《东方朔》中,从东方朔的22岁演到52岁,还有很多情节没有出现。据史料记载,东方朔是人类历史上登上北极的第一人,作家龙吟也在小说《智圣东方朔》里写到了这个情节,虽然人很难想象,但是我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有机会能够将这段历史搬上荧屏,我会非常乐意去演。”

(王婧)



《我们俩的婚姻》主演苗圃



《我们俩的婚姻》主演李亚鹏

爱情、家庭和婚姻,是影视剧永恒的主题,央视八套播出的《我们俩的婚姻》就是一部婚姻伦理剧,讲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从恋爱到进入婚姻生活的情感故事。通过“我们俩”在“围城”中所经历的那些欲哭无泪、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挣扎与坚持,表现出两位主人公在婚姻困境中大彻大悟并最终走向互相融合的一次艰辛历程。

当爱情不堪重负,当甜蜜变成伤害,该如何面对?《我们俩的婚姻》为您讲述——

“围城”中的挣扎与坚持

从夫妻双方角度出发看婚姻

《我们俩的婚姻》编剧兼导演李自在在撰写剧本之前,曾经进行了深入采访,教授、记者、作家、出版人……都是他的采访对象,他们对于自身婚姻的总结和思索为李自在提供了生动丰富的细节。李自在提到,他还特意采访了不少女权主义者,“因为我本人是男性,在写作时会不可避免地加入男性的主观色彩,但是我希望这部作品的叙事通过男女两位主人公的视角完成,所以也十分重视女性朋友的意见。”《我们俩的婚姻》尽量客观地照顾两个人的立场,讲述“我们俩”之间那种“对”与“对”的冲突。李自在把剧中所有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都交给观众,任由观众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观众们会发现,“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往往是貌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或者一件小事所引发的,这使得剧情的发展更自然,也更接近寻常百姓所熟悉的家庭生活。

探讨不同以往的婚姻问题

婆媳关系是婚姻中永远的“主角”,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矛盾的形式也在与时俱进。以往传统文艺作品中,“受气媳妇恶婆婆”时常出现,但如今的婆媳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李自在说:“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很多职业女性的描述中,她们的婆婆依然是非常强势的‘恶婆婆’,而那个站在母亲与妻子身前身后的男性,依然扮演着无可奈何的角色。我在编写剧本时,在这方面做

了较大篇幅的努力,力图向人们揭示当下婆媳矛盾的事实真相——随着妇女地位提升,家庭格局改变,乾坤早已倒转。与年长的婆婆相比,年轻的媳妇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性别资源,而婆婆一方往往已经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剧中夏小宁和婆婆的关系就是这样,不过也反映出另外一层内容——婆媳之间如果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双方关系就能改善很多,这是在任何社会都行得通的道理。

拍给有一定文化的观众看

当记者问李自在对《我们俩的婚姻》的观众如何定位时,他的回答颇有些出人意料:“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拍给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观众看的。因为这些人愿意反思生活中的问题,就能从《我们俩的婚姻》看似琐碎、平凡的故事中去思索婚姻、思索生活。通过这部电视剧,我想告诉和夏小宁、秦岩年龄相仿的观众,尽管夫妻之间会发生矛盾,尽管有时两个人的内心都是伤痕累累,尽管深受束缚渴望自由……其实只要存在感情基础,那么夫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仅靠离婚就能一刀斩断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像苗圃扮演的夏小宁和李亚鹏扮演的秦岩一样,能够用前所未有的真诚面对问题,认真清理爱情、亲情、友情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愿意为共同的婚姻付出努力,坚持下去,有时只要再坚持一步,就能够获得成功!”

(王婧)